余應詩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雄

紅羅幛 名山藏太祖初生浴汲河水水浮紅羅遂取為衣故所居名紅羅幛

婁宿降靈 皇甫庸記畧元天歷戊辰婁宿降靈高皇以是年生至洪武戊寅而婁星復明

告太平 明高皇周顛仙傳顛人周姓者建昌人因患顛疾凡新官到任必謁見而訴之曰告太平後朕帥

師取南昌顛者來謁必曰告太平

鳳陽陵　剪勝野聞淳皇帝及后疫死不能具棺太祖謀草葬山中行未抵所而綆絕忽風雨雷電聞神語曰孰襲取我土有應者具淳皇名曰爲若人則已已而暴風揚沙天轉晦比明往視土裂屍已陷田伯劉大秀遂歸其地今鳳陽皇陵是也

紫衣與俱　明紀事本末太祖歷光固諸州道病輒見兩紫衣人與俱病已遂不見解縉瑞應頌途中遇疾

紫衣饋食

光燭地　名山藏成祖初舉兵風雨四起咫尺昏迷少焉東方雲開露青天尺許有光燭地將士皆喜

日照龍鱗　卓異記文皇同東宮侍太祖偶見御輦馬命對曰風吹馬尾千條線文皇應聲曰日照龍鱗萬點金東宮徐對曰雨打羊毛一片氊其氣象不侔如此

太醫樣　卓異記太祖看列代帝王像至宋真宗以下

曰太醫樣也至元世祖曰北人南相至順帝曰此又如太醫樣何也盖順帝乃宋幼主㬎所生

國號年號　春明夢餘錄遼之正殿曰洪武元之正殿曰大明後國號年號先見於此誰謂非定數也

赤光罩帳　明通紀英宗既陷北營時有赤光罩定御帳額森雪夜遣人行刺其人見一大蟒蛇遶護帳外畏怖而去

雨再來　明紀事本末正統中京師旱羣小兒為土龍

拜禱歌曰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来還我土地未幾而有監國即位之事繼有復辟之舉說者謂雨帝者與弟城隍者郕王再来還土地復辟也悉如謠言

帝誕

天壽節 元史仁宗朝詔以生日為天壽節

寺觀祝壽 元典章每聖誕前期一月文武官躬詣寺觀建祝聖萬安道場本日朝臣詣闕稱賀外官則率

賜蹇義胡濙楊士奇楊榮賜宴盡歡而罷詩曰九天
日月絢祥光萬歲慈幃樂壽康初度幸逢全盛日贊
襄有道賴賢良

民服祝聖　明黃佐集參議項喬舟出潞河遇聖壽節
方欲行禮有報者曰小舟有民服具香案叩首祝聖
禮節甚恭者喬曰此必薛某訪之果然蓋薛侃是時
方以行人放還其忠敬如此

賜鏤金字　于慎行萬壽節賜鏤金萬壽字銀書靈符

等物詩裁就靈符華舜旦鐫成寶畫記堯年

金鏡瑤池　高啓聖壽節早朝詩金鏡千秋録瑤池萬壽觴

君德

物價頻減　元通鑑仁宗御便殿李孟進曰陛下御極物價頻減方知聖人神化之速

遲留覆奏　元史世祖諭史天澤曰朕或乘怒有所誅殺卿等宜遲留一二日覆奏行之

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勳舊始終以禮大臣親
老時加恩賚大官進膳必分賜貴近有司奏大辟每
慘惻移時

故篋示儉　元史英宗燕大安閣閣中有故篋宦者進
曰此世祖貯裘帶者有聖訓云藏此以遺子孫使見
吾儉樸可為華侈之戒即命發篋視之

素服寢地　元史仁宗不豫英宗憂形於色夜則焚香
泣禱及升遐哀毀過禮素服寢於地日歠一粥

越前代者五外攘荒漠收復諸夏一也肇基南服統一天下二也威加勝國降及不交三也躬自創業臨馭最久四也申明祖訓宗法最嚴五也

衣袖敝垢　典故紀聞成祖坐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垢納而復出侍臣有賛聖德者上曰念當惜福故每澣濯更進昔皇妣躬緝故衣皇考見之而喜朕守先訓豈敢忘之

論寛恤事　明通紀宣宗謂楊士奇曰憶五年五月共

爾宿齋宮論寛恤事且兩閱歳民事不又有可恤乎
士奇退與胡濙條上十數事即命行之
虞夏爲盛　明林貞肅疏孝宗振舉舊章復午朝定日
講開經筵時召劉健李東陽謝遷劉大夏戴珊等討
論道理且草傳奉裁冗食善政不可枚舉宏治之政
虞夏爲盛
三舉耒　典故紀聞宣宗上陵還道中見耕者以數騎
往視之下馬詢其稼穡之事因舉所執耒三推謂侍

御膳廢食以手撤其牘謂左右曰說與刑官稍緩之

角樓草詔　典故紀聞仁宗聞淮徐饑坐西角門召楊士奇命草詔免稅及罷官買士奇對曰可令戶部工部與聞上曰此不可遲即令士奇就西角樓書詔覽畢即命用璽已遣使賫行再語戶工二部

片紙綴衣　徐禎卿集太祖勤于庶政思得一事即以片紙書之綴于裳衣或得數事則纍然滿身若懸鶉焉

櫜鞬導從　名山藏宣德五年清明上奉太后上陵櫜鞬導從步掖過河

吾惟一叔　明紀事本末宣宗平高煦羣臣多請削趙王上曰吾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全之道乃封羣臣言章遣人賫視之趙王大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

素冠而朝　王世貞史傳仁宗即位喪滿禮部請釋服從吉而朝楊士奇止之不獲蹇義具二議以請上素

冠麻衣出朝英公張輔與士奇等三學士如上服上曰張輔武臣而禮依之何六卿之不輔若也

郤玉璽 明紀事本末宣德時衛拉特順寧王入貢并獻前元玉璽上曰朕觀前代傳世之久歷年之多皆不在此王既得之可自留用其毋獻

毀香煙 明紀事本末莊烈帝御便殿閱章奏聞香烟心動疑之出步堦墄間乃定詢內官乃宮中舊方即叱令毀之太息曰皇考皇兄皆為此誤也

習郊禮　明王慎中詩序南郊工就冬至前四日上親
勤玉輅習郊禮于壇上威儀卒度小臣從觀其美作
異典

五更傳蹕　王世貞宏治宮詞靜數連籌第五更寒鴉
金井未分明披衣欲坐猶疑蚤前殿連傳警蹕聲

咏曜靈　明陳子龍集曜靈天子遇旱而憂省獄減刑
雨以時降詩人美之按此美莊烈帝也

馭臣

資左手　元史世祖語布呼珠曰太祖有言人主理天下如右手持物必資左手承之然後能固卿實朕之左手也

召老臣　元史仁宗即位召世祖朝諳知政務素有聲望老臣程鵬飛董士選李謙郝天挺程鉅夫等詣闕同議庶務

徵用老儒　元通鑑英宗時拜珠言前集賢侍講趙居信直學士吳澂皆有德老儒請徵用之帝喜曰卿言

入見上喜甚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
移榻名對　廖道南集劉公大夏受知敬皇每朝罷輒
名對移時商確時事雖貴近不得聞李夢陽詩九重
移榻數名見夾城日高未下殿英謀密語人不知左
右徽聞至尊羨
君臣隔絶　陸深集本朝君臣隔絶以憲廟口吃之故
仕元不與　明紀事本末李文忠克應昌獲元主及其
孫等提聞百官稱賀上令禮部榜示凡經仕元者不

與

試士祝天　嚴嵩集孝宗乙丑試士日于宫中焚香祝天願得真才是年得顧鼎臣為進士第一明顧存仁詩聞道孝皇曾露禱台星奕葉照麒麟

臣不孤　明王直集洪熙朝有議朝覲官養馬責課者楊士奇執不可上許出内批罷之已而不聞明日又言上曰偶忘之午刻名公諭曰内批豈真忘耶聞李慶輩皆忽卿念卿孤立不欲因卿言而罷今有名矣

出示陝西按察使一疏命公據此草勑止之公頓首

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

閣老不名　治世餘聞孝皇優禮大臣每名至幄中從容講論眞如家人父子內閣諸臣皆稱為先生李西涯有近臣常造膝閣老不呼名句蓋實錄也

門何必杜　王世貞史傳宏治朝上最重劉大夏及戴珊等一日名對良久曰述職者集矣大臣皆杜門若二卿門何必杜也因各手白金一錠授之曰小佐而

鶚楊果纂五經要語凡十八類以進

途中賦詩　元詩選文宗自集慶路入正大統途中有作

雷轟電燭　觧縉集臣少侍高帝蚤夜載筆楮以進聖情尤喜為詩睿思英發雷轟電燭王音沛然數千百言一息無滯臣輒草書連幅筆不及成點畫

宮中觀書　名山藏成祖顧侍臣曰朕愛孔子飽食終日之言宮中恒觀書爾等盛年切莫自逸

改元宵句　明詩小傳肅皇帝喜為詩楊文襄元宵作有愛看冰輪清似鏡之句上以為類中秋詩乃云愛看六街燈似月文襄疏謝以為曲盡情景不問可知為元宵詩

御製祭文　武宗南巡將臨大學士靳貴喪詞臣撰祭文皆不稱旨乃御製一首云朕居東宮先生為傳朕登大寶先生為輔朕今南巡先生已矣時老於文者皆歎息斂手

疾不從文宗在舟中顧謂臺臣曰自當終不滿朕此遊耶

留畨御史　元史類編畨苗爲御史時帝幸護國寺泛舟玉泉苗進曰今頻年不登邉陲不靖何暇逸遊以臨不測之淵帝嘉納之臺臣擬僉淮東亷訪司事帝曰仍留畨御史朕欲時聞讜言

罷張燈　元通鑑英宗欲以元夕張燈結綵樓於宮中設宴參議張養浩進諫帝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即命

薨欲易太子婚期公執不可竟不易上又以妃殯宜
服黃且欲以后禮葬皆以公言而止
皆得建言　明史藁始太祖不設諫官宣宗時或以為
言帝曰設官定制朕不得增損今中外大小臣皆得
建言所得更多
呂震誤朕　明紀事本末仁宗時太理少卿戈謙言事
過激呂震等奏其沽名上因免謙朝叅楊士奇曰四
方朝覲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將謂朝廷不能容

直臣上惕然曰此呂震誤朕也遂命書敕引過而待謙如初

全無痛痒　五朝注畧神宗在御久每見臺諫條陳即曰此套子也即有直言激切亦曰此欲沽名耳卷而封之于慎行以為大度宋纁曰寧可罪及言官畢竟還有儆省若一概不理如痿痺之疾全無痛痒無藥可醫矣此後數年凡百奏請一切留中萬歷之政遂衰

賜銀章　邱濬集仁宗名夏原吉等至展前賜銀章一其文曰繩愆糾謬且諭曰朕有過舉卿即舉奏來以此識之朕不難于從善也

殺諫臣　明紀事本末嚴嵩殺楊繼盛國家殺諫臣自此始

立諫官　明方孝孺詩伏枕三旬不整冠夢中時復對金鑾忽聞盛事披衣坐今日朝廷立諫官

武功

滅四十國　元史太祖征西域滅國者四十

市肆不移　元巴延平南宋表爰從江海之上流復出武昌之故渡藩屏一空于江表烽烟直接於錢塘犄角之勢已成水陸之師並進奉揚寛大撫戢吏民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華如故

奄入南方　明太祖檄文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入南方盡為我有

北取中原　明紀事本末太祖命將北取中原諭曰都城城守必固若懸師深入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雲中太原及關隴可席捲而下諸將皆曰善

親冒矢石　類函成祖大小百戰皆親冒矢石

刻石紀功　明紀事本末文皇三征阿嚕台班師至清

北巡　類函成祖定鼎幽燕北巡者三

存問高年　明通紀文皇巡幸所經必命存問高年

恩念保民　明書宣德三年車駕廵邉諭諸將曰朕深居九重豈不自逸但朝夕思念保民故有此行

營府第　明紀武宗時江彬等導上遊戲近郊因數言宣府樂遂出居庸關至宣府彬為營鎮國公府第輦豹房珍玩女御其中帝樂之忘歸曰家裏

臨幸不謝　明紀宣宗遣使問楊士竒車駕臨幸曷不

蹕

盧次衛宮　夏言大駕南廵賦于時大司馬肅甲騎教步師而慎張皇大司徒布委積嚴芻餉而備輸蔵大宗伯率昏史講廵狩而道趨蹌大司空飭行道列廬次而衛宮墻文章侍從則有起居百職集螭坳而獻技金吾宿衛則有羽林千騎奮虎賁而超驤

翠網黄旗　黄佐南征詞翠網張瑶浦黄旗漾碧流慇勤供廟薦蕭洒事宸遊

元明事類鈔卷五

監察御史姚之駰撰

君道門二

涼德

烟霞小仙　元氏掖庭記順帝自稱玉宸館佩瓊花第一洞烟霞小仙就萬歲山建玉宸館疊石為瓊花洞以居焉

稱將軍　明紀事本末武宗議北征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令內閣草勑梁儲泣諫不可上乃自稱之鄭善夫詩聞道漢天子身封鎮國公

大慶法王　續藏書康陵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內批禮部稱大慶法王與聖旨等傅珪為禮部尚書佯不知孰奏孰為大慶法王者敢並至尊書褻天子大不敬詔勿問

上道號　明紀事本末世宗自號靈霄上清統雷元陽

國祚對曰國家千秋萬歲不必深慮惟日月並行為可憂耳至明兵至而元亡

乾坤有恨　明建文帝詩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

開篋披剃　傳信錄太祖一日問劉基汝有何術以教朕使守天下基對曰有因成一小篋用鐵汁灌鎖戒後世非有大故不可開後靖難師至建文開篋視之則見袈裟一伽黎一剃刀一曰此伯溫教我也遂披

西山抔土　明顧起元詩西山一抔土寂寞亦冬春自

注舊傳建文君葬于西山不封不樹

藍衣朱履　明通紀京城陷帝自經于萬歲山之壽皇亭披髮御藍衣跣左足右朱履衣前書曰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匪躬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

明亡厰衛　明詩話沈起嘗擬撰明書謂明不亡于流

讀趙高傳　明紀事本末張后賢明魏客忌之上一日幸后宮顧見几上書一卷問后何書曰趙高傳也上默然

有娠托疾　燕史玉熙宮內安樂堂在焉成化間萬貴妃專權孝穆紀皇后有娠托疾居此誕生孝宗

妃嬪

緝駝茸　元史世祖出獵道渴見一女子緝駝茸從覓馬湩女子曰馬湩有之但父母不在我女子難以與

所一寧見龍騎簇擁趨出俯伏帝以手扶之曰卿非玉笛中自道其意朕安得至此

投敝梳　泳化編代王母下邳人初太祖嘗過其家已晚母曰人言汝當為天子因留宿詰旦去母曰有娠以何為驗太祖投以敝梳既而果娠生代王

歌閔農詩　椒宮舊事高皇登香雲閣觀後苑刈稻取酒為賞令孫貴妃誦詩歌李紳閔農詩上大悅

天外玉簫　明寧獻王宮詞忽聞天外玉簫聲花下聽

旁求經籍　元史類編仁宗爲太子雅重儒學遣使旁
求經籍裝潢成帙識以玉印時有進大學衍義者命
節而譯之曰治天下此一書足矣命與圖象孝經列
女傳並刋行以賜臣下

崇儒重道　元通鑑世祖太子真金好賢若渴宋衢目
胥則賜鈔王磐請老官其壻于東平辟劉因舉夾谷
之奇爲賛善孔洙自江南入覲則責張九思以學聖
人之道何不知有聖人之後其崇儒重道本天性如

不從竟得如禮

親封御物　聖諭録文皇北征命太子監國一日問楊士奇太子何如士奇對曰太子孝敬仁明有事宗廟祭品祭器皆親閱每進御物必親爲封識

情須自致　明紀懿文太子薨皇太孫欲服三年喪太祖不可然三年内未嘗高聲笑未嘗露齒不飲酒食肉不舉樂不御内人勸之則曰服可例除情須自致

養正圖　萬歷注畧修撰焦竑爲皇長子講官進養正

圖

讀三字經　隆慶注畧一日太子遇閣臣于御道西名謂曰先生翊贊良苦閣臣頓首謝曰願殿下勤學荅曰方讀三字經既而曰先生且休矣睿音清朗聽者悚悦明徐階朝賀東宮詞千官繞仗容常泰三字開編誦已成

抱足對泣　後渠雜識英皇病卧便殿名李賢諭曰今庶事頗寧碩大者反揺奈何賢力陳國本不可動上

遂名太子太子至賢曰天下事定趨出謝太子抱上足對泣説遂不行

嘆不同時　楊士奇集仁宗在東宫覽歐公奏議愛重不已有生不同時之嘆常舉公所以事君者勉羣臣

好皇孫　玉堂叢話漢庶人謀奪嫡成祖惑焉遂欲易儲名重臣決之諸臣莫對解縉獨曰好皇孫成祖由是釋然蓋縉以三語而決此大事云

啖金銀　明通紀景帝欲易太子恐大臣不從與太監

乃廣置園亭曰吾非耽樂以待賓友爾士大夫過南陽無不造門求見者

製賦親餞　明史䕫襄王瞻墡入朝英宗爲製峴山漢水賦及襄陽四時歌親餞之盧溝橋

日賦一詩　類函明秦簡王嗣位日賦一詩積三十年甍後妃某氏命紀善校刻其詩號賓竹小鳴集

女不乞封　藩獻志恭裕王載埁以已禄糜費國廩無所補故事郡王女封縣主歳食禄六百石王四女皆

以招殷後為人擠死橋下公主疑出上意牽衣大哭曰駙馬安在文皇笑觧之

金瓶取一　筆塵萬歷中選擇尚主兄弟三人入見太后置其名金瓶中焚香祝天取其一即時緋袍覆之送入春曹

貽書阻兵　吾學編寧國公主嘗遺書阻靖難兵文皇不荅兵至淮北與公主書言興師不得已故令遷居太平門外公主亦不荅

江劉三參軍藁于旗杆之首明胡儼姑蘇詩夜月人
歌黄菜葉秋風夢遶白駒場

樊樓主人　龔起雜事韓林兒嘯亂稱小明王都汴梁
起樊樓于街西飾紅裙綺瑟于上將帥出師飲餞于
此自稱樊樓主人

濠城甥館　明通紀時四方兵起定遠人郭子興據濠
上欲入濠城避兵卜吉而往子興以養女妻焉即高
后也上在甥館有救天下安生民之志後上克滁子